

第十回

老龍王拙計犯天條

魏丞相遺書託冥吏

都城大國實堪觀，八水周流遶四山。

多少帝王與此處，古來天下說長安。

此單表陝西大國長安城，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，自周秦漢以來，三川花似錦，八水遶城流；三十六條花柳巷，七十二座管絃樓；華夷圖上看，天下最爲頭，真是個奇勝之方。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，改元龍集貞觀。此時已登極十三年，歲在己巳。

且不說他駕前有安邦定國的英豪，與那創業爭疆的傑士，却說涇河岸邊，有兩個賢人：一個是漁翁，名喚張稍；一個是樵子，名喚李定。他兩個是不登科的進士，能識字的山人。一日，

在長安城裏，賣了肩上柴，貨了籃中鯉，同入酒館之中，吃了半酣，各攜一瓶，順涇河岸邊，徐步而回。

張稍道：「李兄，我想那爭名的，因名喪體；奪利的，爲利亡身；受爵的，抱虎而眠；承恩的，袖蛇而走。算起來，不如我們水秀山青，逍遙自在，甘淡薄，隨緣而過。」李定道：「張兄說得有理，但只是你那水秀，不如我的山青。」張稍道：「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，有一蝶戀花詞爲證：

「煙波萬里扁舟小，靜依孤篷，西施聲音遠。滌慮洗心名利少，閑攀蓼種兼葭草。」

數點沙鷗堪樂道，柳岸蘆灣，妻子同歡笑。一覺安眠風浪消，無榮無辱無煩惱。」

李定道：「你的水秀，不如我的山青，也有個蝶戀花詞爲證——

「雲林一段松花滿，默聽鶯啼，巧舌如調管。紅瘦綠肥春正暖，倏然夏至光陰轉，

又值秋來容易換，黃花香，堪供翫。迅速嚴冬如指撻，逍遙四季無人管。」

漁翁道：「你山青不如我水秀，受用些好物，有一鷓鴣天爲證——

「仙鄉雲水足生涯，擺檣橫舟便是家。活剖鮮鱗烹綠蟹，旋蒸紫蟹煮紅蝦。青蘆

笋，水荇芽，菱角鷄頭更可誇。嬌藕老蓮芹葉嫩，慈菇菱白鳥英花。」

樵夫道：『你水秀不如我山青，受用些好物。亦有一鷓鴣天爲證：——

『崔巍峻嶺接天涯，草舍茅庵是我家。醃臘鷄鵝強蟹蟹，鹽肥兔鹿勝魚蝦。香椿葉，黃練芽，竹笋山茶更可誇。紫李紅桃梅杏熟，甜梨酸棗木樨花。』

漁翁道：『你山青真個不如我的水秀。又有天仙子一首：——

『一葉小舟隨所寓，萬疊煙波無恐懼。垂鈎撒網捉鮮鱗，沒醬膩，偏有味，老妻稚子團圓會。魚多又貨長安市，換得香醪吃個醉。蓑衣當被臥秋江，軒軒睡，無憂慮，不戀人間榮與貴。』

樵子道：『你水秀還不如我的山青。也有天仙子一首：——

『茆舍數椽山下蓋，松竹梅蘭真可愛。穿林越嶺覓乾柴，沒人怪，從我賣，或少或多憑世界。將錢沽酒隨心快，瓦鉢磁甌殊自在。醪醕醉了臥松陰，無掛礙，無利害，不管人間興與敗。』

漁翁道：「李兄，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。有一西江月爲證：——

「紅蓼花繁映月，黃蘆葉亂搖風。碧天清遠楚江空，牽攬一潭星動。入網大魚作隊，吞鉤小鱖成叢。得來烹煮味偏濃，笑傲江湖打鬪。」

樵夫道：「張兄，你水上還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。亦有西江月爲證：——

「敗葉枯藤滿路，破梢老竹盈山。女蘿乾葛亂牽攀，折取收繩殺擔。蟲蛀空心榆柳，風吹斷頭松栝。採來堆積備冬寒，換酒換錢從俺。」

漁翁道：「你山中雖可比過，還不如我水秀的幽雅。有一臨江仙爲證：——

「潮落旋移孤艇去，夜深罷棹歌來，簑衣殘月甚幽哉。宿鷗驚不起，天際彩雲開。困臥蘆洲無個事，三竿日上還捱。隨心儘意自安排，朝臣待漏，怎似我寬懷？」

樵夫道：「你水秀的幽雅，還不如我山青的更幽雅。亦有臨江仙可證：——

「蒼逕秋高拽斧去，晚涼抬擔回來。野花插鬢更奇哉。撥雲尋路出，待月叫門開。稚子山妻欣笑接，草牀木枕欹捩。蒸梨吹黍旋鋪排，甕中新釀熟，真個壯幽懷！」

漁翁道：「這都是我兩個生意，贖身的勾當，你却沒有我閑時節的好處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「閑看蒼天白鶴飛，停舟溪畔掩蒼扉。倚篷教子搓釣綫，罷棹同妻晒網圍。性定果然如浪靜，身安自是覺風微。綠簑青笠隨時着，勝掛朝中紫綬衣。」

樵夫道：「你那閑時又不如我的閑時好也。亦有詩爲證。詩曰：——

「閑觀縹緲白雲飛，獨坐茅庵掩竹扉。無事訓兒開卷讀，有時對客把棋圍。喜來策杖歌芳徑，興到携琴上翠微。草履麻纏粗布被，心寬強似着羅衣。」

張稍道：「李定，我兩個真是微吟可相押，不須檀板共金樽。但散道詞章，不爲稀罕；且各聯幾句，看我們漁樵攀話，何如？」李定道：「張兄言之最妙。請兄先吟。」

「舟停綠水煙波內，家住深山曠野中。偏愛溪橋春水漲，最憐岩岫曉雲蒙。龍門鮮鯉時烹煮，蟲蛀乾柴日燎烘。釣網多般堪膽老，擔繩二事可容終。小舟仰臥觀飛鴈，草徑斜欹聽唳鴻。口舌場中無我分，是非海內少吾踪。溪邊掛晒罾如錦，石上重磨斧似鋒。秋月暉暉常獨釣，春山寂寂沒人逢。魚多換酒同妻飲，柴剩治壺

共子叢。自唱自斟隨放蕩，長歌長嘆任顛風。呼兄喚弟邀船夥，挈友携朋聚野翁。行令猜拳頻遞盞，拆牌道字漫傳鐘。烹蝦羹蟹朝朝樂，炒鴨燻鷄日日豐。愚婦煎茶情散淡，山妻造飯意從容。曉來舉杖陶輕浪，日出擔柴過大衝。雨後披簑擒活鯉，風前弄斧伐枯松。潛踪避世妝痴蠢，隱姓埋名作啞聾。」

張稍道：「李兄，我纔偕先起句，今到我兄，也先起一聯，小弟亦當續之。」

「風月伴狂山野漢，江湖寄傲老餘丁。清閑有分隨瀟灑，口舌無聞喜太平。月夜身眠茅屋穩，天昏體蓋箬簑輕。忘情結識松梅友，樂意相交鷗鷺盟。名利心頭無算計，干戈耳畔不聞聲。隨時一酌香醪酒，度日三餐野菜羹。兩束柴薪爲活計，一竿釣線是營生。閑呼稚子磨鋼斧，靜喚憨兒補舊罾。春到愛觀楊柳綠，時融喜看荻蘆青。夏天避暑修新竹，六月乘涼摘嫩菱。霜降鷄肥常日宰，重陽蟹壯及時烹。冬來日上還沉睡，數九天高自不蒸。八節山中隨放性，四時湖裏任陶情。採薪自有仙家興，垂釣全無世俗形。門外野花香豔豔，船頭綠水浪平平。身安不說三公

位，性定強如十里城。十里城高防圍令，三公位顯聽宣聲。樂山樂水真是罕，謝天

謝地謝神明。」

他二人既各道詞章，又相聯詩句，行到那分路去處，躬身作別。張稍道：「李兄呵，途中保重！上山仔細看虎。假若有些凶險，正是「明日街頭少故人」。」李定聞言，大怒道：「你這厮體懶！好朋友也替得生死，你怎麼咒我？我若遇虎遭害，你必遇浪翻江！」張稍道：「我永世也不得翻江。」李定道：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」你怎麼就保得無事？」張稍道：「李兄，你雖這等說，你還沒捉摸；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，定不遭此等事。」李定道：「你那水面上營生，極凶極險，隱隱暗暗，有甚麼捉摸？」張稍道：「你是不曉得。這長安城裏，西門街上，有一個賣卦的先生。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，他就與我袖傳一課。依方位，百下百着。今日我又去買卦，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，西岸拋鈎，定獲滿載魚蝦而歸。明日上城來，賣錢沽酒，再與老兄相叙。」二人從此叙別。

這正是『路上說話，草裏有人。』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，聽見了百下百着之言，急轉水晶宮，慌忙報與龍王道：『禍事了！禍事了！』龍王問：『有甚禍事？』夜叉道：『臣巡水去，到河邊，只聽得兩個漁樵攀話。相別時，言語甚是利害。那漁翁說：『長安城裏，西門街上，有個賣卦先生，算得最准；他每日送他鯉魚一尾，他就傳一課，教他百下百着。若依此等算准，却不將水族盡情打去？何以壯觀水府？何以躍浪翻波，輔助大王威力？』』

龍王甚怒，急提了劍，就要上長安城，誅滅這賣卦的。旁邊閃過龍子，龍孫，蝦臣，蟹士，鱗軍師，鱗少卿，鯉太宰，一齊啟奏道：『大王且息怒。常言道：『過耳之言，不可聽信。』大王此去，必有雲從，必有雨助，恐驚了長安黎庶，上天見責。大王隱顯莫測，變化無方，但只變一秀士，到長安城內，訪問一番。果有此輩，容加誅滅不遲；若無此輩，可不是妄害他人也？』龍王依奏，遂棄寶劍，也不興雲雨，出岸上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白衣秀士。真個：

丰姿英偉，簷壑昂霄。步履端莊，循規蹈矩。語言遵孔孟，禮貌體周文。身穿綠色羅襪服，頭戴逍遙一字巾。

上路來，拽開雲步，竟到長安城西門大街上，只見一簇人，擠擠雜雜，鬧鬧哄哄，內有高談闊論的道：『屬龍的本命，屬虎的相沖。寅辰巳亥，雖稱合局，但怕的是日犯歲君。』龍王聞言，情知是賣卜之處，先上前，分開衆人，望裏觀看。只見——

四壁珠璣，滿堂綺繡。寶鴨香無斷，磁瓶水恁清。兩邊羅列王維畫，座上高懸鬼谷形。端溪硯，金煙墨，相襯着霜毫大筆，火珠林，郭樸數，謹對了臺政新經。六爻熟諳，八卦精通。能知天地理，善曉鬼神情。一盤子午安排定，滿腹星辰佈列清。真個那未來事，過去事，觀如月鏡；幾家興，幾家敗，鑒若神明。知凶定吉，斷死言生。開談風雨迅，下筆鬼神驚。招牌有字書名姓，神課先生袁守誠。

此人是誰？原來是當朝欽天監臺正先生袁天罡的叔父袁守誠是也。那先生果然相貌稀奇，儀容秀麗；名揚大國，術冠長安。龍王入門來，與先生相見。禮畢，請龍上坐，童子獻茶。先生問曰：『公來問何事？』龍王曰：『請卜天上陰晴事如何。』先生即袖傳一課，斷曰——

『雲迷山頂，霧罩林梢。若占雨澤，准在明朝。』

龍曰：『明日甚時下雨？』雨有多少尺寸？』先生道：『明日辰時布雲，巳時發雷，午時下雨，未時雨足，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。』龍王笑曰：『此言不可作戲。如是明日有雨，依你斷的時辰，數目，我送課金五十兩奉謝；若無雨，或不按時辰，數目，我與你實說：定要打壞你的門面，扯碎你的招牌，即時趕出長安，不許在此惑衆！』先生欣然而答：『這個一定任你請了，請了。明朝雨後來會。』

龍王辭別，出長安，回水府。大小水神接着，問曰：『大王訪那賣卦的如何？』龍王道：『有有！有！有！但是一個掉胃口討春的先生，我問他幾時下雨，他就說明日下雨，問他甚麼時辰，甚麼雨數，他就說辰時布雲，巳時發雷，午時下雨，未時雨足，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點。我與他打了個賭賽：若果如他言，送他謝金五十兩；如略差些，就打破他門面，趕他起身，不許在長安惑衆。』衆水族笑曰：『大王是八河都總管，司雨大龍神，有雨無雨，惟大王知之；他怎敢這等胡言？那賣卦的定是輸了！定是輸了！』

此時龍子，龍孫，與那魚、蟹、士、正歡笑，談此事未畢，只聽得半空中叫涇河龍王接旨。衆

拾頭上看，是一個金衣力士，手擎玉帝勅旨，竟投水府而來，慌得龍王整衣端肅，焚香接了旨，金衣力士回空而去。龍王謝恩，拆封看時，上寫着：

「勅命八河總，驅雷掣電行；明朝施雨澤，普濟長安城。」

旨意上時辰，數目，與那先生判斷者毫髮不差，諛得那龍王魂飛魄散；少頃甦醒，對衆水族曰：「塵世上有此靈人！真個是能通天地理，却不輸與他哩！」鱗軍師奏云：「大王放心，要贏他有何難處？臣有小計，管教滅那厮的口嘴。」龍王問計，軍師道：「行雨差了時辰，少些點數，就是那厮斷卦不准，怕不贏他？那時摔碎招牌，趕他跑路，果何難也？」

龍王依他所奏，果不擔憂。至次日，點札風伯、雷公、雲童、電母，直至長安城九霄空上。他挨到那巳時方布雲，午時發雷，未時落雨，申時雨止，却只得三尺零四十點，改了他一個時辰，尅了他三寸八點雨。後發放衆將班師，他又按落雲頭，還變作白衣秀士，到那西門裏大街上，撞入袁守誠卦舖，不容分說，就把他招牌、筆、硯等，一齊摔碎。

那先生坐在椅上，公然不動。這龍王又輪起門板便打，罵道：「這妄言禍福的妖人，擅惑

喪心的潑漢！你卦又不靈，言又狂謬！說今日下雨的時辰，點數俱不相對，你還危然高坐，趁早去，饒你死罪！」守誠猶公然不懼分毫，仰面朝天冷笑道：「我不怕！我不怕！我無死罪，只怕你倒有個死罪哩！別人好瞞，只是難瞞我也。我認得你，你不是秀士，乃是涇河龍王。你違了玉帝勅旨，改了時辰，尅了點數，犯了天條，你在那「副龍臺」上，恐難免一刀！你還在此罵我！」

龍王見說，心驚胆戰，毛骨悚然，急丟了門板，整衣伏禮，向先生跪下道：「先生休怪。前言戲之耳，豈知弄假成真，果然違犯天條，奈何？望先生救我一救！不然，我死也不放你。」守誠曰：「我救你不得，只是指條生路與你控生便了。」龍曰：「願求指教。」先生曰：「你明日午時三刻，該赴人曹官魏徵處聽斬。你果要性命，須當急急去告當今唐太宗皇帝方好。那魏徵是唐王駕下的丞相，若是討他個人情，方保無事。」龍王聞言，拜辭含淚而去。不覺紅日西沉，太陰星上，但見——

煙凝山紫歸鴉倦，路遠行人投旅店。渡頭新鴈宿蒹沙，銀河現，催更籌，孤村燈火
光無焰，風裊爐煙清道院。蝴蝶夢中人不見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星光亂，漏聲換，不

覺深沉夜已半。

這涇河龍王也不回水府，只在空中，等到子時前後，收了雲頭，斂了霧角，竟來皇宮門首。此時唐王正夢出宮門之外，步月花陰，忽然龍王變作人相，上前跪拜，口叫『陛下，救我，救我！』太宗云：『你是何人，朕當救你。』龍王云：『陛下是真龍，臣是業龍。臣因犯了天條，該陛下賢人曹官魏徵處斬，故來拜求，望陛下救我一救！』太宗曰：『既是魏徵處斬，朕可以救你。你放心前去。』龍王歡喜，叩謝而去。

却說那太宗夢醒後，念念在心。早已至五更三點，太宗設朝，聚集兩班文武官員。但見那煙籠鳳闕，香謁龍樓，光搖丹辰動，雲拂翠華流。君臣相契同堯舜，禮樂威嚴近漢周。侍臣燈，宮女扇，雙雙映彩；孔雀屏，麒麟殿，處處光浮。山呼萬歲，華祝千秋。靜鞭三下響，衣冠拜冕旒。宮花燦爛天香襲，堤柳輕柔御樂謳。珍珠簾，翡翠簾，金鈎高控；龍鳳扇，山河扇，寶輦停留。文官英秀，武將抖擻。御道分高下，丹墀列品流。金章

紫綬乘三象，地久天長萬萬秋。

衆官朝賀已畢，各各班。唐王閃鳳目龍睛，一一從頭觀看，只見那文官內是房玄齡，杜如晦，徐世勣，許敬宗，王珪等；武官內是高士廉，段志賢，殷開山，程咬金，劉洪紀，胡敬德，秦叔寶等；一個個威儀端肅，却不見魏徵丞相。唐王召徐世勣上殿道：「朕夜間得一怪夢，夢見一人，迎面拜謁，口稱是涇河龍王，犯了天條，該人曹官魏徵處斬，拜告寡人救他，朕已許諾。今日班前獨不見魏徵，何也？」世勣對曰：「此夢告徵，須喚魏徵來朝，陛下不要放他出門。過此一日，可救夢中之龍。」唐王大喜，即傳旨，着當駕官宣魏徵入朝。

却說魏徵丞相在府，夜觀乾象，正熟寶香，忽聞得鶴唳九霄，却是天差仙使，捧玉帝金旨一道，着他午時三刻，夢斬涇河老龍。這丞相謝了天恩，齋戒沐浴，在府中試慧劍，運元神，故此不曾入朝。一見當駕官齋旨來宣，惶懼無任；又不敢違遲君命，只得急急整衣束帶，同旨入朝，在御前叩頭請罪。唐王道：「赦卿無罪。」

那時諸臣尙未退朝，至此，却命捲簾散朝，獨留魏徵，宣上金鑾，召入便殿，先談論安邦之策，定國之謀。將近已末午初時候，却命宮人取過大棋來，「朕與賢卿對弈一局。」衆嬪妃隨取棋枰，鋪設御案。魏徵謝了恩，即與唐王對弈，一遞一着，擺開陣勢。正合爛柯經云：——

「博弈之道，貴乎嚴謹。高者在腹，下者在邊，中者在角，此棋家之常。弈秋曰：『寧輸一子，不失一先。擊左則視右，攻後則瞻前。有先而後，有後而先。兩生勿斷，皆活勿連。闊不可太疎，密不可太促。與其戀子以求生，不若棄之而取勝；與其無事而獨行，不若固之而自補。彼衆我寡，先謀其生；我衆彼寡，務張其勢。善勝者不爭，善陣者不戰；善戰者不敗，善敗者不亂。夫棋始以正合，終以奇勝。凡敵無事而自補者，有侵絕之意；棄小而不救者，有圖大之心。隨手而下者，無謀之人；不思而應者，取敗之道。』詩云：『惴惴小心，如臨于谷。』此之謂也。」

棋盤爲地子爲天，色按陰陽造化全。

下到元徵通變處，笑誇當日爛柯仙。

君臣兩個對奕此棋，正下到午時三刻，一盤殘局未終，魏徵忽然俯伏在案邊，鼾鼾睡。太宗笑曰：「賢卿真是匡扶社稷之心勞，創立江山之力倦，所以不覺睡睡。」太宗任他睡着，更不呼喚。不多時，魏徵醒來，俯伏在地道：「臣該萬死！臣該萬死！却纔暈困，不知所爲，望陛下赦臣慢君之罪！」太宗道：「卿有何慢罪？且起來。」——拂退殘棋，——「與卿從新更着。」

魏徵謝了恩，却纔撚子在手，忽聽得朝門外，大呼小叫。原來是秦叔寶、徐茂功等，將着一個血淋的龍頭，擲在帝前，啟奏道：「陛下，海淺河枯曾有見，這般異事却無聞。」太宗與魏徵起身道：「此物何來？」叔寶茂功道：「千步廊南，十字街頭，雲端裏落下這顆龍頭，微臣不敢不奏。」唐王驚問魏徵：「此是何說？」魏徵轉身叩頭道：「是臣纔一夢斬的。」

唐王聞言，大驚道：「賢卿睡之時，又不曾見動身動手，又無刀劍，如何却斬此龍？」魏徵奏道：「主公，臣的——」

「身在君前，夢離陛下。身在君前對殘局，合眼朦朧；夢離陛下乘端雲，出神捉搜。那條龍，在副龍臺上，被天兵將綁縛其中。是臣道：『你犯天條，合當死罪。我奉天」

命，斬汝殘生。」龍王哀苦，臣抖精神。龍王哀苦，伏爪收鱗甘受死；臣抖精神，搥衣

進步舉霜鋒。挖扒一聲刀過處，龍頭因此落虛空。」

太宗聞言，心中悲喜不一。喜者：誇獎魏徵好臣，朝中有此豪傑，愁甚江山不穩；悲者：謂夢中曾許救龍，不期竟致遭誅。只得強打精神，傳旨着叔寶將龍頭懸掛市曹，曉諭長安黎庶；一壁廂賞了魏徵，衆官散訖。當晚回宮，心中只是憂悶。想那夢中之龍，哭啼啼哀告求生，豈知無常，難免此患。思念多時，漸覺神魂倦怠，身體不安。

當夜二更時分，只聽得宮門外有號泣之聲。太宗愈加驚恐，正朦朧睡間，又見那涇河龍王，手提着一顆血淋淋的首級，高叫：『唐太宗！還我命來！還我命來！你昨夜滿口許諾救我，怎麼天明時反宣人曹官來斬我？你出來！你出來！我與你到閻君處折辨折辨！』他扯住太宗，再三囑咐不放。太宗箝口難言，只掙得汗流遍體。

正在那難分難解之時，只見正南上香雲繚繞，彩霧飄飄，有一個女真人，上前將楊柳枝用手一擺，那沒頭的龍，悲悲啼啼，竟往西北而去。原來這是觀音菩薩，領佛旨，上東土，尋取經